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冬十月甲子夏國遣芑良鬼名濟昂聶張聿正進助山陵馬一百匹

己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此據正月八日事今特書之詔緣邊禁樂除民

庶軍營已有旨外餘並俟三年初太常寺以治平四年禁樂故事緣邊臣僚止百日詔俟祔廟畢弗禁至是雄州言故事送迎北使及犒設北界取銀絹人皆不作樂故復有是詔命輔臣詣寺觀謝晴詔改新配法舊錄

云詔改新配法初神宗以流人離去鄉邑或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失教習有往來勞費故倣古犯罪應流者

加決刺隨所在配諸軍重役至是中丞黃履有言故令應配者悉配行如舊法新錄因之按九月四日乙未所

書卽此詔也已入九月乙未此可削

庚午臣僚言在京市易帳狀舊申三司勾考官制行分

屬戶部左曹元豐七年內外市易右曹總其政令改隸

太府其帳當歸右曹從之

辛未忻國長公主卒年四歲神宗第八女也與上同母

改贈鄧國特輟視朝三日

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

言也摯言在九月十八日

甲戌詔已廢徐州寶豐監令戶部速具諸監可裁減者

以聞實錄云詔徐州寶豐監罷鼓鑄以本路轉運司言

罷鼓鑄實錄又於九月十九日書罷寶豐下監矣不應

十月十二日方罷鼓鑄實錄蓋誤也今改之十二月十

四日收罷增
置十四監

丙子左藏庫副使趙懷義西頭供奉官劉永淵西京左
藏庫高遵治各加恩轉兩官賞蘭州渡河進討之功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
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慶州
范純仁爲左諫議大夫朝請郎知虔州唐淑問爲左司
諫朝奉郎朱光庭爲左正言校書郎蘇轍爲右司諫正
字范祖禹爲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
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協外望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
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除自從中出臣不知
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浸啟太皇太
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

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以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甯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爲例引親戚及所舉者居臺諫蔽塞聰明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爲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尋復以純仁兼侍講純仁待制卽丁事其初言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

丑十六日祖禹爲著作十七日純仁兼侍講乃二十五日今并書之

到賊中事宜漸卻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卻欲別生
邊患伏望聖慈以陝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
庶幾可以罷兵俾華夏得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
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賜
爾臣嘗讀後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良有深誠臣恐
陛下欲聞謹錄繳進惟聖心採擇又言昔孟子謂以大
事小可以保天下光武之詔其旨亦同皆古聖賢至當
之論前漢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及五代景延
廣稱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此皆前代武夫輕妄之言
方今庭議之際伏望陛下採至當之論黜輕妄之言以
安國家則天下幸甚又言近樞密院降到熙河奏邈川
大首領溫錫沁所探事宜言夏國今年大旱人斃飢餓

及涇原路探到事宜亦言夏國爲天旱無苗難點人馬
臣亦恐西界只似昨來陝西沿邊少雨其傳多有過當
如漢詔所謂傳聞嘗多失實是也向來未舉靈武之師
諸處皆言西夏衰弱及至永樂之圍致諸將輕敵敗事
此可以爲近鑒也又言臣近聞夏國累次遣使赴闕禮
意恭順外議皆謂漸可罷兵竊知西人頓買漢物數目
過多似不爲頻來之計臣愚慮或恐分畫地界之際後
欲阻兵脅盟臣已指揮沿邊諸將寨柵常爲意外之備
更望朝廷戒敕邊臣不得少有懈慢其向來所增軍馬
及創添吏員且與存留候將來畫定地界納到誓書抽
減未晚蓋朝廷舉動夷夏所瞻固宜謹重及臣所奏請
邊防利害并舉辟官屬亦望不付有司特降聖旨施行

免用常格阻礙臨時闕事萬一落賊姦便上貽宵旰之

憂則臣不早陳述之罪萬死難贖矣詔監察御史兼

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

舊錄云非先帝官制也新錄云既云監察兼言事殿中

侍御史兼察事始於此則非先帝官制可見今去非

先帝官制也六字按呂公著及劉摯實先後建白今明

著其所以然政目云監察兼言事止四員殿中兼察事

止二前京東路轉運使吳居厚責授成州團練副使

黃州安置副使呂孝廉添差監郴州茶鹽酒稅以御史

言其苛刻故也五月十二日取勘政目云朝散大夫

傅堯俞為祕書監六月末司承議郎集賢校理顧臨

為朝奉郎吏部郎中詔夏國遣使進奉其以新麻賜

之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己卯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兼

賣資合重監更編

卷三百六十一

日

集禧觀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依守尚書例給俸廩

以維先帝宮臣也

政目云支尚書職錢米麥宮觀侍讀錢不支又十一月十六日御史劉拯

言其不當實錄不書

正字范祖禹為著作佐郎承議郎孔文仲

為校書郎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李察並遷一官再任

政目朝散大夫賈青提舉太平觀通議大夫天章閣待制

楚建中通議大夫韓璫並轉官致仕

政目

權提舉淮南

東路常平黃實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實好古子

也

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孫升云云可考

詔比者詔令屢下冀以均寬民

力便安公私如聞官吏狃習故態不切奉行或致廢格

使遠近之人未盡被惠自今仰悉心奉行監司檢察倘

有違誤即御史臺彈奏

侍御史劉摯言臣竊謂州縣

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

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繫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強銳焱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於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曾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覈徧迫相率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覲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旨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旣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尙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淺其中覬利者則又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此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

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多非更歷
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
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
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責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
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
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
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
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
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爲任
使要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於此伏
望詳酌施行摯言因此詔詔內外所造軍器據見在
料工製造其餘兵匠歸所屬民工放罷舊錄云天下承平日久戎器不

治先帝鳩工繕修以待不虞至是罷之新錄辯曰熙甯繕修兵器已見神宗實錄不必書于此自天下承平至罷之二十四字並刪于闐國貢奉使爲大行皇帝飯僧追福降

敕書獎諭

禮部言舉人有永停取應及殿舉未滿未

得入學者欲令應舉入學從之

河決大名府小張口

金部員外郎范鍔同河北轉運相度鹽法先是監察

御史王巖叟言竊見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考觀其

文纖悉皆具所以用意於國家收利於公上不爲不至

然立法之初必以謂官不勞而法可行民無苦而利可

得臣今觀之大異於此運載之車名爲和雇而郡縣鎮

寨或無可雇者則不免有配車於上戶之擾主司移文

則謂之和雇郡縣應辦則其實均科一歲之間或至數

四其能勝乎載而至官官自賣之勢須準留以備消耗

故買者又不免有分兩不足之弊平日商旅通行隨力大小乘時輦置更遠更僻鹽亦有餘民間不知有闕絕之患今車腳旣艱運載不續則又不免有時時無鹽之歎謂之良法固如此乎臣竊度計議之人必曰止籠商賈之利以歸公家而無所增於民今則在在處處民間鹽價增貴一倍乃是旣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爲息爾所以萬口咨嗟以謂不慣日食貴鹽如此又未嘗買之艱難如此也仍聞去城稍遠貧家下戶往往不復食鹽至有以鹽比藥之語夫增價於民而收息於官以爲異效其誰不能雖十倍之亦無難也顧於百姓何如耳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以來推此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於民爲利而以益於民爲利復鹽法如故以爲

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貼黃稱慶厯六年嘗有臣僚擘畫鹽法一歲之間比舊數可增錢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仁宗曾不以爲意而惻然發德音云朕慮河北軍民陡食貴鹽可且令依舊至今耆舊言之往往流涕其敕書刻石於北京今錄本上進庶幾陛下得見仁宗之意體而行之以益聖德爲社稷無疆之休又稱慶厯六年鹽稅歲額止一十九萬餘緡今依元豐六年未推行權法以前歲收鹽稅爲額自已三十三萬餘緡比舊不爲不增矣於是巖叟又言伏覩朝旨差范諤相度河北轉運使范子奇所奏乞令鹽稅收十分稅錢事臣昨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權買而願納倍稅者蓋出於商賈患權買之奪其

利而巧爲此謀主計者但知能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臣近因論河北鹽法權買不便事嘗錄慶厯六年仁宗敕書繳進意謂得經聖覽不復更有此指揮今旣未然理當再有論列伏以仁宗旣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都運司增稅之請直批云朕慮河北軍民陡食貴鹽可且令依舊一言感人淪於骨髓刻之琬琰明若日星方是時計歲所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爲公家之利溥且久邪意以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圖於近不若圖於遠故特捐數十萬緡無窮之息以爲數百萬家無窮之惠歲月雖舊而恩惠則新今陛下卽位之始正可以復祖宗一言感悅天下者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夫小利得之

易人心得之難得之難者陛下豈不惜邪借使使者復
命以增稅爲可行陛下遂將用其言而增之邪然則如
仁宗敕書何敕書之語自河而北人人共知不可違而
違之如陛下名義何臣誠知陛下無此心竊計爲朝廷
議者未之思耳且以利害義非善謀也以怨易恩非忠
告也要之前日之德音不可忘今日之歡心不可失至
理在目了無可疑臣乞罷諤勿遣特以慶厯敕書申諭
言者以昭陛下惠愛之心以塞計臣聚斂之意則不獨
河北之人幸甚實天下幸甚實錄但書范諤同河北轉運司相度鹽法不書轉運
使范子奇建議乞收十分鹽稅也獨嚴叟章有此明年
正月二十八日河北鹽法悉依舊當是不復從子奇所
請豈嚴叟此章力歟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大抵舊錄於
元祐新政多抹殺不備載新錄考之不詳多所因循更
張美意往往不甚別白良可歎也王巖叟朝論云論遣
范錡增河北鹽稅云藏之官不若藏之民益於上不若